

星火映山河

何云岳和刘福的革命壮歌

何云川

巍峨的大别山脉层峦叠嶂，群峰挺拔，直插云霄，苍翠的松柏在阳光下泛着翡翠般的光泽...

何治恺之子何云岳，生于清末动荡之时，自幼承袭家风，深受父亲“德行为先，济世为怀”教诲的熏陶...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面对风雨飘摇，何云岳没有退缩，毅然回到家乡...

1929年11月，西镇暴动爆发。何云岳率队亦卫队员一举攻破西镇事务所，缴获枪支弹药...

然而，革命从来未有坦途，道路总是布满荆棘。1930年4月，胡家河、黄尾河地区爆发武装暴动...

而在后方，他的妻子刘福正默默肩负起后方战线的重任。作为开明士绅刘元梓的女儿...

婚后，她并未囿于家庭琐事，主动请缨加入地方游击队，担任五区财经委员。这一职位看似文职...

红军反“围剿”失利后，主力部队开始战略转移。刘福奉命随军行动，负责保管和保护重要物资...

刘福不仅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更是一位坚韧的母亲。1930年4月，丈夫何云岳率队西镇游击队支援胡家河、黄尾河暴动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红色荣光并非偶然。从刘元梓打破陈规，不让女儿缠足...

星火虽微，可成燎原之势；信念如炬，终能照亮山河。何云岳与刘福的爱情，是战火中的并肩同行...



赓续红色血脉 擘画新城蓝图

金寨县县城变迁与新城区建设发展纪实

梁远启 文/图

金寨县1932年建县，至今不足百年，堪称一座“年轻”的县城城市。虽然建县历史不长，但受诸多因素影响...

从金寨到梅山镇

1954年，因修建梅山水库，金寨县城必须由金寨寨搬出。在讨论搬迁地点时，有人建议搬迁到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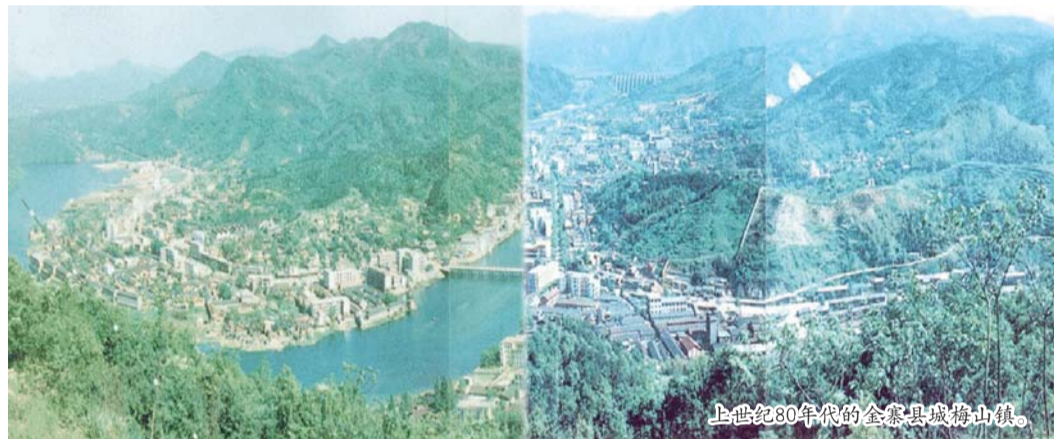
选择梅山作为县城，虽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发展短板。尤其是地理上，县城位于梅山水库大坝下游...

20世纪80年代的金寨县城梅山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要素向县城集聚...

条件限制，可供建设用地很少，发展空间极其受限，搬迁县城已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早在1994年，金寨县委、县政府便开始酝酿将县行政中心搬迁至江店镇，规划建设新城区。在当年的县人民代表大会上...



上世纪80年代的金寨县城梅山镇。

从老城区到新城区

进入新世纪后，县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县城是县域经济的龙头，加快县城建设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2002年2月2日，县政府出台《关于县城规划调整期间冻结梅山水库江店镇建设用地的通告》，冻结规划区一切零星建房...

金寨新城拉开框架

在县城建设上，县委、县政府坚持规划先行，不断完善规划体系，在县城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别编制工业园区、行政办公区、商业区、住宅区等控制性规划和专业性规划...

配套设施建设，后开发建设”的原则，着力抓好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启动总投资1534万元、总长约21公里的“三纵（江叶路、将军大道、经二路）...

路、新江路等道路建成通车。2005年12月底，新城区县行政中心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截至2007年底，金寨新城区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资金2亿多元，征地227公顷，拆迁600多户，拆迁房屋面积近6万平方米...

2008年后，金寨县新城区建设持续推进。至2011年底，新城区常住人口达5万多人，较2002年增加约3万人...

红绿交响大别山

(组诗二首)

大别山 邵春慧

在鄂豫皖的交界 你横卧江淮之间 如巨龙蜿蜒，划分南北冷暖 绿色翻波处，是大地的襟襟 白马尖擎起青岚 春染杜鹃，夏涌绿澜 秋燃红叶，冬裹银衫 云海漫过群峰，把岁月轻捻

红色血脉，在岩层里奔流 鄂豫皖的星火，刘邓大军的足迹 英雄儿女用热血浸染 信念如松，挺过烽火万千重 烈士陵园的碑刻，苏维埃的旧址 是永不褪色的精神遗产

楚风与江淮民俗在此缠绵 梯田叠翠，茶香漫山 高铁穿麓，车来人烟烟火 自然与历史，在此相拥成卷 大别山，你是大地的脊梁 是红色的丰碑，是绿色的诗篇

大别山的当代刻度 刘以莹

若层里还藏着烽火余温 却已长出光纤的藤蔓 缠绕着每一块倔强的石头 信号塔矗在山巅，如新时代的望哨 把云海译成数据流

盘山公路是大地的经纬 货车载着大别山的晨光 穿过隧道，驶向平原 茶叶在玻璃温室里舒展 带着老区的韧性 泡成城市写字楼里的回甘 风电叶片转动 搅碎了旧时光的剪影 却让每一阵风都有了重量 孩子们在数字化教室 触摸屏幕上的山川脉络 他们的笑声，比清泉更透亮

大别山不再只活在史诗里 它用光伏板的反光 用民宿的灯火 用快递车扬起的尘土 写就新的篇章——每一粒松子的坠落 都是对未来的叩问 每一次炊烟的升起，都连着远方的霓虹

“三·一八惨案”中的两位叶集人

黄圣凡

“三·一八惨案”震惊中外，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惨案中有两位叶集籍志士——韦从尧、赵赤坪亲身参与并亲历全程...

学生本该潜心读书，群众本该安稳营生，谁也不愿走上街头请愿。但炽热的爱国情怀，让他们无法对国家危亡置之不理...

韦从尧当时就读于燕京大学，不少同学投身游行队伍；同乡赵赤坪彼时亦在北京，与进步学子并肩而行，高举横幅，振臂高呼...

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游行的人并没有因为枪声大作而慌乱，仍然扶着胳膊，一边前进一边喊着口号。很快就有人倒下，赵赤坪去扶一位受伤的青年...

赵赤坪解下自己的白色围巾给他包扎伤口，雪白的缝隙中瞬间洒出血。

暴行中，韦从尧也受了伤，被压在人堆中喘不过气来，慢慢失去知觉。当他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安静。他扒开压在身上的尸体，满身血污地从人堆里爬出来...

韦从尧在愤怒中写下了诗篇《我披着血衣走过寥阔的心》——记3月18日北京国民院前的大屠杀。在伤口的堆中，我左臂下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年，右臂下压着一个侧身挣扎着的黄衣女生...

彼时24岁的韦从尧，目睹惨绝人寰的屠杀、直面淋漓的鲜血，心中满是对段祺瑞执政府暴行的愤慨！他决意控诉，要让更多人看清军阀的罪恶嘴脸！在《我披着血衣走过寥阔的心》之后，

韦从尧又写了《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他一边写，一边流泪，义愤填膺。“三·一八”的枪声长时间回响在他的脑海，“三·一八”的血泊久久不散。

鲁迅先生亦撰文声讨，他在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三·一八惨案学生中，有两个是鲁迅的学生，一个是刘和珍，一个是杨德群。鲁迅的心情，可以说是“出离愤怒了”。刘和珍是未名社的忠实粉丝，《出了象牙之塔》出版后，第一个到未名社购买的就是她...

鲁迅痛斥政府的暴行，发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并且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写道：“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赵赤坪也在《葬原》上发了镌刻着伤痕

的诗歌《深葬》，表达对黑暗的憎恨，对未来的憧憬。表示要热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征稿启事

一直以来，《皖西日报·红土地》专栏主要聚焦百年党史第一阶段的皖西记忆，在大家的笔耕不辍中，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血雨腥风、沧桑巨变已得到充分书写...

这些历史阶段中，皖西儿女接续奋斗的足迹同样深刻，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的变革与进步同样值得被深情记录——它们是红色基因的时代延续，是皖西精神在不同历史坐标上的生动诠释...

投稿邮箱：48221941@qq.com

